

飄啦啦呼旗紅

著 藍 柯

局 書 國 中 新

紅旗呼嚕嚕

高 麗 著

新中國書局

紅旗呼啦啦

柯 藍 著

新中國書局發行

序

從民國三十二年起，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開展起來了。黨政軍民，男女老少，幾乎沒有剩下一個人，立在這個運動外，袖手旁觀。因為這偉大的運動，能够一直堅持下來，邊區軍民不但沒有被困死，餓死，還豐衣足食了呢。真正是勞動創造一切，勞動改變一切。在這運動中，羣衆的勞動英雄，模範工作者，一批接一批的產生出來了。同時，羣衆文藝的模範工作者，也一批批的產生了。柯藍同志就是羣衆文藝的一個模範工作者，他創作的「紅旗呼啦啦飄」，也就是一個模範的創作（當然不是說模範就沒有缺點）。

柯藍同志怎樣變成羣衆文藝的一位模範工作者，這情況，是我親眼看見的。他的這個作品，怎樣寫成，在羣衆中受到怎樣的歡迎，我也親自聽到了許多。因此我最負責介紹，並敢說這是一個模範的作品。

羣衆文藝的創作方法是什麼呢？這也就是毛主席發明的兩個方法：「從羣衆中來，到羣衆中去」。因為我們的文藝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樣，都是爲人民服務的，所以基本的方法也就同是一個了。事實證明，只有會掌握這個最基本的方法，才能創造出「老百姓喜聞樂見」的優秀的作品。柯藍同志的這個作品，就是在這種創作方法下產生的一個例子。

一九三二年上半年，柯藍開始去訪問邊區第一位勞動英雄吳滿有。他寫了反映吳滿有的幾篇文藝報導。當時我們就很稱讚他，說他真正開始同羣衆結合，寫出羣衆的作品了。以後，他不斷的下鄉，不斷的寫。就是說，他不斷的到羣衆中去，向羣衆學習，把羣衆中得來的材料，研究、加工，寫成了作品，印出來。作品傳到羣衆中去以後，他又傾聽羣衆對那作品提出的意見，有批判地來接收這些意見。他向羣衆學習，是各方面都學習。羣衆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、作風、言語、民間文藝都學習。他寫的也不止一種形式。羣衆性的小說、詩歌他都寫。他的生活同他的作品，都在「從羣衆中來，到羣衆中去」的這個方法下，鍛鍊着、進步着。「紅旗呼嘯」是更充分的運用了這個方法了。他不但去仔細訪問過他書中的幾個主要人物，而且還去同他們生活了一個時期。他不止根據羣衆意見修改過一次，而且修改過三幾次。他讀給農民和鄉村幹部聽過，也交給有創作經驗又有些農村工作經驗的同志看過。因此，組織羣衆生產的規律，生動的生產競賽的情況，人物的心理、言語和動作，他都能做到相當的典型化。在推動進一步的生產運動，改進領導作風方面，這作品特別有顯著的效果。我本想仔細分析這作品，作爲我們學習的一個範例。但因為突然有一方便，可以把它出版，無時間多寫了！我只得從創作方法上，大概的說一說。我相信，把這方法堅持下去，就一定能產生更好更好的作品——把羣衆政治性和羣衆藝術性高度結合的作品。

柯仲平

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于延安文協

縣安臥虎鎮上，臘月十五這天，不知有了什麼事故，一條二三百戶人家的大街，人塞得兩頭不通。臥牲口的把驢站下，挑擔的把擔子放下，都停在東街西邊的場子上。場上搭了一個台子，人像插香一樣的站着。這時，前面過來了一班秧歌。秧歌隊一上場來，鑼鼓點如同大雨落沙灘，一陣趕一陣緊，一陣趕一陣密，秧歌隊的人手就一個跟一個的要舞起來了，東一扭西一扭。秧歌隊擺的是長蛇入洞的陣勢。這樣一來，場上的人都圍過來了。秧歌隊一過來，人就跟着跳過來，秧歌隊一過去，人也跟着跳過去。真個是秧歌隊上場來，船兒入水來，船推水來水推船。秧歌隊的拿頭一路扭一路唱：

櫻桃好吃樹難栽，小曲好聽口難開；

聽說勞動英雄到，咱們自己唱起來！

咱們唱個歌連歌，勞動英雄生產多；

跟着英雄努力幹，吃得飽來穿得暖……

拿頭一個人唱着，把布拿轉個不停，後面跳的是一個擠牛皮鼓的黑大漢，這人手臉被太陽晒得黑黝黝的，穿的藍布黑褲，個子又高又大。只見他打了一陣鼓，把鼓連停下來，正往

頭上擦汗，人群裏一個人拉了他一下說：「呃！他們唱什麼歡迎勞動英雄，勞動英雄是些什麼人嘛？」黑大漢擺過頭來，笑了一笑說：「誰曉得那號事？快啦！就從前面來了，那些人不是坐的四抬大轎，就是穿的絲羅綢緞咧！」正說着，只聽見喊了一聲：「勞動英雄來了，快打鼓！」黑大漢便連忙擂起鼓來。擂了一陣，好像過來了什麼人了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過來了七八個披羊皮襖的莊戶人，還有幾個是婦女，胸口掛着碗大的紅花。政府一科長在前面引路，縣長縣委書記在後面跟着，老百姓見了都往兩邊讓路。黑大漢見了才吃一驚，忍不住低聲低語的說：「喲！他們這些就是勞動英雄呀？哪一個我叫不出名來呀！這麼幾個好人手，要咱們秧歌隊迎成這個樣子？太虧折人了！」正說咧，旁邊縣委上的秘書趕忙瞪了黑大漢一眼，說：「人家當了勞動英雄了，快不要瞎說！」黑大漢聽着嘴裏不說了，心裏可就鬆勁了啦！手裏的鼓捶慢起慢落，走着打着，把這些人迎到台子跟前。勞動英雄們就跟着縣長上台子，喝茶抽烟去了。秧歌隊被拉到台子左邊，也沒個坐處，也沒人理睬。黑大漢越看越不服氣，把牛皮鼓放下坐在土圪塔上，只聽見縣長說：「今天開全縣勞動英雄大會，勞動英雄是新社會的新狀元，是非常光榮的。大家要向勞動英雄們學習！努力開荒，把地種好，多打糧，有吃有穿，光景過好……」黑大漢聽了，心想：「把地種好就能當勞動英雄，那誰不能當呀？」黑大漢也不把縣長的話聽完，聽了一半句就胡思亂想。忽然台上有人說給勞動英雄發獎，台下幾班吹手就一哇聲吼開了。黑大漢走到前面來看，只見台上鑼頭、肥皂、花毯

子，堆了幾桌子，那寫着勞動英雄四個大字的紅旗子，被風吹得飄飄一盞一盞的。縣長滿面笑容的把這些獎品，送到勞動英雄手裏；一下，從場子那邊還牽過一條大犍牛來了，獎給了張萬財。張萬財從人群中牽着牛走過，牛頭上掛的紅綢，迎着風一閃一閃的。衆人見他過來了，直往兩邊退，讓出條路來，嚥着嘴巴說：「呃！這條好美牛！」黑大漢走過來，兩眼直瞪着牛，也不言語，伸過手摸了一下牛背，好像燒了手一樣，又趕忙縮了回去，心裏直盤算：「噯！這麼一條好美牛給萬財拿走了！當了勞動英雄真是又有名又有利！」這時，台台上的入手板拍得嘩嘩的，請勞動英雄講話啊。劉貴蘭，一個女勞動英雄，她站出來說：「咱們女人家，舊社會就站不到這台上來，到了新社會，咱生產好，紡織織布，我組織了七八個紡織小組，教會了八個人紡織，三個人織布，政府獎我做勞動英雄……」

劉貴蘭的話越說越多，黑大漢的心思却在張萬財的那條牛身上。他就不知道劉貴蘭說了些什麼，直到劉貴蘭說完了，台上人說送勞動英雄去吃飯咧，黑大漢才慢慢的攆起牛皮鼓，跟着秧歌隊叮叮咚咚的走起來。

臥虎鎮上最大的飯舖，擺出了大紅桌子，上的四碟子八碗，熱騰騰的香噴噴的，盡是說不出的好酒好菜，縣長親自提着酒壺敬酒，把勞動英雄吃成個紅光滿面。又是說又是笑，門外咧，秧歌隊的人，一共好幾十，都圍在門口看熱鬧咧。也沒見政府裏一個人喊：「要換歌的嘍」，進來裏勞動英雄一塊吃喝吧！——黑大漢在門口就攆了一陣，心裏氣得厲害，剛把頭

縮回去，忽然前莊勞動英雄張萬財，把他喊住說：「快回來喝酒吧！」黑大漢大聲說：「咱還能坐到那桌面上來？你是這個麼！」（伸出一個大姆指）我是這個麼！」（伸出一個小姆指）說着，車轉屁股就走了，臉紅得像蕎麥稈子一樣。一氣奔回家裏。

二

黑大漢臉紅得像蕎麥稈子一樣，一氣奔回到家裏，臉拉得有二尺長，嘴脣成個醋壺一樣；他婆姨在鍋台邊問：「吃飯沒？」「吃飯！還是早上吃的。」「你們鬧秧歌連一頓飯也沒鬧上呀？」「他們在政府吃去了，我沒去！誰希望那一頓！」他父親坐在炕上見這臉色，便大聲說：「黑三！又要牛脾氣！又跟誰賭來？」「我們鬧了一天秧歌，」他說：「政府也不請咱上館子！那些勞動英雄有什麼牛的？還吃的八碗，咱就不是人呀？」父親看見兒子這股兇勁，心裏有些不高興，他今天也是去鎖上開了會回來的；今天的會，政府搞得實在美氣，誰也不能說二話，見他兒回來生這麼大的氣，便說：「怎咧！你跟政府賭氣咧！不識羞的！你還要吃八碗呵！看你憑什麼！人家是勞動英雄，你是什麼！」「勞動英雄，勞動英雄上天啦！」黑三說着，臉都紅了：「咱，咱就不信不如他勞動英雄！」「你呀！」他老子把旱烟鍋在炕邊上敲着：「別在這裏乾喊，人家張萬財，剛開革命時，跟咱一起分的地，分的

牛，分的審，他家分的個牛犢，咱家分的個大犍牛，於今他胸口掛着大紅花，在台上說起話來了咧！你咧！」「我！」黑三不認輸的說：「自革命到現在咱也翻了個身呀！也拴了牛犢呀，跟他家也不差甚！」這一下，他老子生氣了：「不差甚！他是勞動英雄你是什麼！沒見你這號不長進的！有本領就掙個勞動英雄，不要這麼乾喊！咱政府還有錯待人的！人家勞動好，還幫助莊上人生產，給難民借糧食，籽種，縣長在會上說的一清二楚！你幫助了誰！整天就要這脾氣，也不到井邊去照照自己是什麼樣子！……」黑三還想回嘴，他婆姨端過飯盆來了，便悶着腦袋吃飯，他父親在旁邊，話越說越多，嘖嘖咕咕的說開幾十年前的事了：「咱早年跟你老爺爺逃荒下來，一頭是被子，一頭是鐵鍋子。呵！下來還沒個住處咧！受了十幾年牛馬罪，沒穿沒吃，那年你媽死的時候，想吃白麵，叫我跟人家去借，那陣連乾飯也吃不上，一天兩頓稀米湯，我見龜要死了，再怎麼也讓她吃點白麵走吧！……剛走出門去借就昏倒了！……這些事你是不記啦！那會的政府還管過咱們窮人！新社會一來，給咱牛，給咱地，把咱窮人往起扶，過的好光景，這就看咱爭氣不爭氣啦！今天的會，那輩子見過？你回來還賭氣……唉！你也平三十啦！我是不中啦！……」老漢說着說着就出窩去了，黑三就一個人一邊吃飯，一邊思想；他這人是生就的暴躁脾氣，有名的急性子，說幹就幹，說打就打慣了的，老百姓叫他這號人做「二桿子」，有的也叫「二格亮」；二桿子的心裏是個沒底的桶，不存半句話，做起事來，遇的好，越幹越起勁，只是碰一下，就灰下啦！這陣，他心裏

像火燒了一樣，反來覆去說着這句話：「不信咱就不能當他這勞動英雄！咱拼死也來呀！咱拼死也來呀！咬住要緊來一桿大紅旗！……」

想着，急急忙忙把飯吃完，雙手摸着臉上的團臉鬍；劉黑三想事的時候，總要摸他那又濃又黑的絨毛蛋一般的團臉鬍。只是他想事的時候快得很，常常是在臉上摸一下，他就把事情想好了，現在他在臉上摸了一下，拿起一把斧子，拿了一根繩子，就往外走。他邊走邊問：「天黑了還到那裏去啊！」

三

劉黑三也沒管理他邊燒，頭也不回的走了，臨到天黑了好久，忽然聽見院子裏有人氣呼呼的，跑出去一看，劉黑三帶了一大捆柴回來了。他父親問：「怎樣這陣還砍柴啊！」劉黑三說：「今年我拼死也要當勞動英雄呀！拿它一桿大紅旗回來！」他父親說：「看你這格沖沖的脾氣！勁頭上來，命也不顧，過不了三天！」「呃！」劉黑三不服氣的說：「這回你看嘛！我把柴早早的砍齊備，够它一年燒的，往後……」劉黑三又摸着他那絨毛蛋一樣的鬍子，說：「我一心開荒，當個開荒英雄！」就這麼個，劉黑三起雞叫，睡半夜不說，才過了大年初一，初二的早上，莊上人還在要秧歌沒動彈啊。他就爬上他的驢往山上送糞去了！秧

歌隊的人見了，都說：「咱們莊上的好鼓手，今年一滿不要了！要當勞動英雄呢！」「是呀！」劉黑三大聲應着說：「勞動英雄是人當的！大紅旗也是人得的！」說着各自就走了。

這真是：

好漢一言，

好馬一鞭！

劉黑三一個人就幹得紅火朝天了，白日黑夜就是個幹，秧歌隊到他院裏來拜年的時候，就編了這麼個歌子：

膠泥土上大糞，

婆姨把家男又擰，

不發財來全不償！……

只是有一點，劉黑三破命受苦能行，要真的擰個勞動英雄，撈回一桿紅旗，還是缺少辦法，他摸着他那黑黑的圓臉，也尋不上個門路；忽然他說：「找村長商量去吧！」村長王仲和住在上院，這院正在給牛喂草，劉黑三走到旁邊，埋着頭站了一陣，半天才說：「那天勞動英雄會上，獎給張萬財的那條牛，怕比你這牛強幾倍吧！」王仲和聽了，抬起頭來，冷冷的說：「獎給張萬財的牛，比贈莊上哪條牛都好！」劉黑三說：「村長！咱們也好好等他個勞動英雄，也得他一條牛，一桿旗！你看好不好？」王仲和把頭一揚說：「你快到上院去，」

剛才安指導員來了，在陳步浩家裏，說要開黨小組會咧！也像是討論勞動英雄的事！上頭有了傳達咧，你先去吧！我一陣就來了！」劉黑三就到陳步浩家裏去了。陳步浩家裏炕上有安指導員，陳步浩和文漢保，見劉黑三來了，都說：「來得正好！快叫王仲和上來，咱們馬上開小組會！」劉黑三就站在炕畔上叫王仲和上來開會，王仲和應是應了，好半天不上來，等了好久，王仲和上來了，一個人蹲在灶火前抽煙，安指導員說：「村長上炕來坐嘛！坐在一搭開會好拉話！」王仲和板着臉說：「一樣，在下面也聽見！」安指導員還叫他上炕咧！劉黑三不耐煩的說：「指導員快開會嘛！他要在下面坐就讓他！」安指導員說：「好！我們這一組人齊全了，咱們來商量一件事。張萬財這回不是得了一條牛，他莊上人情緒熱烈得厲害，要創造模範莊；昨天給咱鄉政府來了個信，問鄉上誰個莊子敢和他們比賽，我們一想，你們這玉門溝，都是好勞動，黨員又多，還不敢跟他們河莊比？今日過來找你們幾個談，看我們黨員意見怎樣？」劉黑三一聽，站起來就說：「哎呀！我早就有這心意嘛！他能當勞動英雄咱們也能，就不信辦不到！只是有一件事情，要看怎麼個比賽，咱尋不上門路！」陳步浩把灰軍衣的鈕扣放開，抓了幾下，說：「這個我知道！這回區政府精兵簡政，把我精簡下來，叫我回家種地，回來時候就路過河莊，他們路邊岩壁上，把他們的模範條件統統寫了！依我看咱莊上也能辦到，這回我不擔負工作了，莊上的事我一定出力！」劉黑三把褲腿拉到大腿

上，直說：「有了陳步浩哥出主意，這比賽的事，咱掙死，掙死也來！」文漢保在旁悄悄的

問：「獎旗呀，牛呀，人家早拿走了麼！還有咱們的份？」安指導員說：「只要模範事情多，競賽贏了，還怕沒有旗子。」

文漢保說：「那咱也來呀！咱是剛移來的難民，就要好好勞動多開荒，掙得辦一個婆娘！」安指導員就問王村長：「你咧！」王仲和還是在灶火前抽煙隨便應了一聲：「也來嘛！」安指導員就大聲說：「大家既然都同意了，咱們黨員起模範，下去就要好好發動羣衆！或者開一個村民大會。……」

劉黑三一聽，就嚷：「對！馬上就開村民大會，咱和王村長叫人去！」劉黑三見安指導員沒有反對，拉着王仲和就往外走，王仲和說：「你先喊，我尿一下！」王仲和車轉屁股不知道又幹什麼去了。一道莊裏就只聽見劉黑三那大嗓子，像吆狼一樣，呵喝喧天，一陣，莊上人來齊了，大人吵娃娃吵，頓時就鬧滾了鍋，劉黑三喜得臉紅紅的跑來說：「安指導員，人來齊了，怎辦？」說着，兩隻手都不曉得要放到哪裏才好一樣；旁邊的陳步浩，沒等安指導員開腔，就插進來說：「看你慌成這樣子？！人來齊了就開會嘛！先請安指導員講話，再就幹部講話，講畢一討論，一通過就行了！看你連會也沒開過？！我來講！」他就跑到人中間，吆喝了幾聲，真的大家就靜下來了；這時，安指導員就問大家：「臥虎鎮上的會大家都去來了吧？」衆人都說：「去了！那些得旗子、得牛的，真是把人愛死了！」安指導員又說：「那些得旗子得牛的，叫勞動英雄！」衆人就問：「對啦！叫勞動英雄！咱們那天會上也聽

說，就是恁怪大、詎不得！那咱們莊上也鬧出幾個得勝子得牛的勞動英雄！」安指導員抓他這就說開了，把他在鄉政府討論好的計劃也拿出來唸了，開多少荒地，增加多少糧，紡多少棉花，織多少布，宣佈玉門灣跟河莊比賽！最後說：「毛主席號召大家變工生產，大家組織起來生產！把吃穿鬧美了，誰最好就是勞動英雄，大家都好就成了模範莊！」這話一說開，劉黑三馬上嚷着說：「咱們玉門灣還怕他河莊咧！都是受苦種地，睡下一夜長，站起一般高，咱們就敢競賽！」劉黑三一說完，大家聽着，把頭一低，都不說話了。

四

劉黑三把話說完，大家聽着，把頭一低，都不說話了。這個「作用」沒有推動起來，劉黑三心裏慌了，怎辦？黨員怎樣推動羣衆起來競賽呀？正爲難的時候，安指導員出來說話了，他說：「老鄉們！怎麼樣呀？你們這裏多人，就沒一個人敢上這擂台呀！恐怕他們河莊！」這一問，像把塊石頭扔在河裏，河水滾起來了，人也站起來了，都說開話了！老漢鄭保林，聲音最大，像大波浪蓋住了小波浪；只聽見他說：「吃飯喝一嚥，說話想一想嘛！說開競賽就要謀慮謀慮，才有個好對付！剛才說什麼都不工，我老漢沒解開咧。劉黑三你這道個都沒開清楚，就敢說競賽！」劉黑三說：「我怎麼不開得！就是大家在一塊受苦！……你幫我我

帶你，衆人拾柴火炮高！……」說着說着，越說越說不清，婆姨女子在後邊就笑起來了！劉黑三的臉紅得像桃黍麵餅子一樣，話也說不下去了，安指導員就趕忙插進來幫一把，解釋說：「變工是互相幫助……」大家還一靜下來了，把眼窩瞪得有銅錢大，悄悄的聽安指導員說什麼，安指導員說了一陣變工的好處，衆人聽着，意思是明白了，就像是井底有個銅錢，照是照見了，却不知道怎麼個取法明！眼窩還是瞪得銅錢大，誰也不說一句話。這時，安指導員後面走出來一個人，一看是陳步浩。你看他從區上轉下來，不辦公事了，要受苦了咧，是個白臉書生，長的是方眉眼，尖下巴，小花眼，生成個大手大腳大身段，拿他跟劉黑三一比，那一個是鐵打的黑大漢，這一個是銅打的白大漢；他從小在這莊裏長大，哪一個不曉得他是數一數二的好勞動，後來上了學，參加了革命，上公家辦事去了，臉說白個生生的了，這人眼高手低，常瞧不起人，這陣他見安指導員說了半天，莊上人還不懂變工，就發毛了，大聲大氣的說：「嚨！你們這些人也是，再不懂這個也不懂了！讓我來說，像比劉黑三他們院裏住的四家，拴四根牛，四家變工生產，牛打爛放在一塊，人打爛放在一塊，這樣，做起來紅火，平常一根牛三天才開一垧荒，變工，兩根牛一天就開一垧，平常一根牛要兩個人手，算起來四根牛就要八個人，變了工，你看，四個人掌犁，一個人打土，一人掏面頭（挖牛耕不到的地邊），不只要六個人就行了嗎？再說起運送糞，他們一家一個驢，平常各家轅一個，轅一個種糞，變了工一個人就能拉四個驢，省下的人工就可以幹別的！這該還得

了吧！」這一說開，繩結解開，衆人全明白了，劉黑三就緊接着說：「噫——大家組織起來吧！看誰跟誰對事，誰跟誰感情好，就自動找對象！」陳步浩說：「這不容易。我看王村長跟劉黑三、文漢保、吳鳳祥，四個一組，我謝謝開英、劉興全……」陳步浩就指一個說一個的把全莊組織成了，劉黑三就喊：「我推步浩哥當大隊長！」衆人把胳膊一舉，一個變工大隊，都同意了。安指導員也回鄉政府去了。等到太陽下了山，天也黑了，人也乏了，各自抱着被子睡在炕上，今晚却奇怪，全莊的人都睡不安寧，睡着了的也做夢；說起這些夢來才笑死人咧！莊上頭髮鬍子花白花的姬保林老漢，白天還問變工是作什咧，你看他，這陣眼睛閉上了，胡夢顛東的睡野了呀，嘴巴可嚙得像個醋壺重一樣！他在生氣咧！他夢見莊上生產大變工了，公家人真是多事！變工什也不頂，也不省工，也不紅火；……又好像是收秋了，打下的糧食，他看見一獸獸的繳給公家了，急得他大喊大叫，不知道怎麼一下滾到山溝底下去了。……姬保林老漢翻了個身醒來，嘆着氣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思量着：「八路軍公家叫多生產咧！生產下，還不是公糧要得多，噯！白天會上說的什麼競賽呵？唉，幾輩子老人都沒說過……」這陣睡在上院的王仲和村長，他也沒睡着，心裏燥得全身發癢，不住的用手抓着，他謀慮了幾個月的心事，這陣愈謀慮不開了，他想：「毬！咱還是這個主意，到臥虎鎮作買賣去呀，那不勝種莊稼強十倍？看人家周開功，比咱遲下來十年，光景勝咱幾十倍，整日吃的豬肉粉條饅饅燒酒，存下幾十細布當掌櫃；反過來看咱，整日吃的什麼，過來過